

歷史與空間

張桂輝

蘇軾，「要約寫真」石鐘山

蘇軾(1037—1101)，字子瞻，又字和仲，號東坡居士，世稱蘇東坡、蘇仙。北宋大名鼎鼎的文學家、書畫家。他的一生，為後人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詩，近三百首詞和卷帙浩繁的散文作品。其數量之巨，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；其品質之優，堪稱北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。他的《水調歌頭·明月幾時有》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等，至今廣為流傳、常頌常新。其所以然，除了自身出類拔萃的文采，還與要約寫真的文風密不可分。

1500多年前，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情采》中寫道：「為情者要約而寫真，為文者淫麗而煩濫。」意思是說，為了表達情感而寫出的文章，一般都能做到文辭精練、內容真切；而一味為了寫作勉強寫成的文章，往往看似文辭華麗精彩，實則內容煩亂冗濫。近段時間，翻閱幾本與名山、名人、名篇等有關的圖書，發現蘇軾便是一位文筆誇張、文風嚴謹，人到心到、求真寫真的文學家。

以蘇軾那首婦孺皆知、極具哲理的《題西林壁》為例。雖然，只有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上高低各不同。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短短四句，卻並非一氣呵成、信手拈來的，而是他耗費十多天時間，身臨其境、深入其山，仔細觀察和思考，用心提煉與昇華的結晶。蘇軾要約而寫真的創作態度，由此可見一斑。而更為典型的例子，則體現在他創作《石鐘山記》的過程中。

石鐘山，海拔61.8米，相對高度約40米，面積則僅有0.2平方公里。位於江西省九江市湖口縣長江與鄱陽湖交匯處。石鐘山風景奇特秀麗——在長江與鄱陽湖的匯合處，渾濁的江水，碧藍的湖水，「劃」出了一條涇渭分明、奔流不息的水上「分界線」。而當人們登上山頂時，可遠眺廬山煙雲，能近睹江湖清濁……自古以來，石鐘山便是長江沿線主要景點之一、鄱陽湖上一大奇景——雖然「個頭」不高，「塊頭」不大，卻傲然屹立於長江之岸、鄱湖之濱，既似一道天然屏障，又如一把堅固巨鎖，牢牢「掛在」湖口縣大門前，故有「江湖鎖鑰」之稱，端的軍事要塞。

九江市與石鐘山相距約30公里。2000年，有「江西公路第一橋」之稱的「湖口大橋」建成通車後，驅車不過二三十分鐘時間。可是，在昔日沒有大橋的漫長歲月裡，石鐘山與九江，如隔大海重洋。過往行人與車輛，誰都離不開渡船。遇到風大浪高，渡船停開，就算到

了湖邊，對岸可望不可即，你也只能乾瞪眼。30多年前，我從九江軍分區政治部幹部科幹事崗位上，調任都昌縣人民武裝部政工科副科長。一年春節放假，從都昌回九江，軍用吉普開至石鐘山一側的渡口時，被告知為了安全，渡船停開。全車人一個個心急如火，卻又無可奈何。我們只好老老實實在石鐘山附近一家旅店住下，次日上午才得以過渡，急切切向九江奔去。

事出有因。名也一樣。但凡人名、地名、山名、水名，都有各自名稱的「緣由」或「說法」。石鐘山，石是明擺着的，看得見，摸得着；鐘也好理解，其基本字義是「金屬製成的響器」。然而，石是怎樣與鐘「掛鉤」的、「依據」何在？盡人皆知，只要是山，大都有石。而偉岸身軀下，激流激盪中的石山、石壁多了去。比如赤壁，宋神宗元豐五年(1082)蘇軾謫居黃州時，就曾在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中感歎：「亂石穿空，驚濤拍岸」，但也只能「捲起千堆雪」罷了，並不會發出鐘鼓響聲。唯獨這座小小的石鐘山，竟與「鐘」聯繫在一起，這讓蘇軾好奇。

在蘇軾之前，探析並認可石鐘山名稱由來的人有：南北朝時期大名鼎鼎的北魏官員、地理學家酈道元，他認為石鐘山下面靠近深潭，微風振動波浪，水和石頭互相拍打，發出的聲音好像大鐘一般，因此而得名。唐朝詩人、江州刺史李渤，在石鐘山深潭邊找到兩塊山石，敲擊它們，聆聽聲音，南邊那座山石的聲音重濁而模糊，北邊那座山石的聲音清脆而響亮，鼓槌停止了敲擊，聲音還在傳播，餘音慢慢消失，便相信自己找到了石鐘山命名的依據。

蘇東坡寫《石鐘山記》時，已年近半百。憑他的經驗與經歷、名氣和才氣，只要借用前人的說法，在「約定俗成」的基礎上，順水推舟，抒發一番感情；借題發揮，生發幾句感歎，即可大功告成。可是，抱着「事不目見耳聞，而臆斷其有無，可乎」理念的他，寧可多費力氣、多吃苦頭，也要探明事實真相。

元豐七年(1084)六月，當蘇東坡送兒子蘇邁抵達湖口後，寺僧按照讓人「手持斧頭、擇石而擊」的「老套路」忽悠蘇軾。他臉上堆笑，可心裡質疑。況且，蘇軾手頭缺少可靠而必要的佐證材料。倘若閉門造車，寫出來的東西，華麗自然不成問題，真實難免大打折扣。這不是蘇軾的文風。怎麼辦？

這天晚上，天公作美，在明亮的月光下，蘇



遊人乘船在遊覽石鐘山。新華社圖

軾毫不猶豫地和兒子坐着小船來到斷壁下面。但見巨大的山石傾斜而立，有千尺之高，如同兇猛的野獸和奇異的鬼怪，陰森森地想要攻擊人，蘇軾不免有點心驚，正想要回去時，忽然洪亮的聲音從水上發出，像連續不斷的敲鐘擊鼓。就連不曾到過這種地方的船夫，也感到十分驚恐，巴不得快快離開。而求真心切的蘇軾，卻讓船慢慢地靠近考察。這才發現，「山下皆石穴罅，不知其淺深，微波入焉，涵淡澎湃而為此也。」原來，山的下面都是些孔洞石縫，不知它們有多深，微波沖入其中，水波激盪因而發出這樣的聲音……

尋根究底、探明緣由後，胸有成竹的蘇軾揣摩，酈道元的所見所聞，大概和自己的一樣，可是他描述不夠詳細；士大夫不願意用小船在夜裡到懸崖絕壁下面觀察，自然沒有誰能知道箇中奧秘；漁人和船夫，或許知道石鐘山命名的「由頭」，卻無法用文字來記載。這大概是世上沒有流傳下來石鐘山得名來龍去脈的真正原因。於是，他經過一番思考，大筆一揮、灑脫寫來，記下自己的親眼所見、親耳所聞，藉此嘆惜酈道元記事的簡略，譏笑李渤見識的淺陋。就這樣，《石鐘山記》如一朵奇葩，燦然盛開了。隨着時光的流逝，山，因文聲名遠揚；文，因山千古流傳。

上月底，我藉前往九江參加戰友女兒婚宴之機，再次登臨石鐘山。回味經過900多年歲月檢閱的《石鐘山記》、《題西林壁》等蘇軾散文和詩篇，我的心中，既仰慕他超凡脫俗的文采，更敬佩他是要約寫真的典範。曹丕講：「蓋文章，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」柳青說：「作家是以六十年為一個單元的。」由此想起時下一些「文人」，只圖效率、不講品質。據說有高產者，一天可碼一兩萬字。閉門造車粗製濫造，哪裡還有半點嚴謹認真的創作態度；如此這般草率作文，炮製出來的東西，縱然不是文字垃圾，斷難成文藝精品。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禪山人是誰？

近得一書曰《南北派別爭雄傳·獨劍入虎穴》，著者為禪山人。慣憚看技擊書的人，當知此君在五十年代，赫赫有名，著作不少，但始終不知其人身世，殊為遺憾之至。希望有朝一日，能從文獻或別人的口傳，得知這山人是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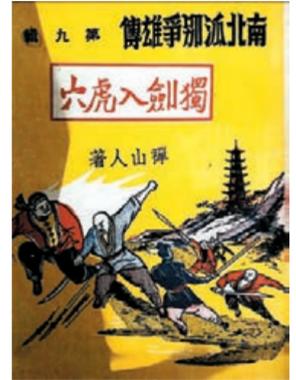
禪山人著作有多少？這書封底列出共有十六部，每部由一冊至十八冊不等，並稱為「最新出版名著」；可見在這十六部之前，應還有「舊著」，至於有幾多，已難考證。

這位「著作等身」的山人，其身世竟全然不知，不似我是山人、念佛山人等輩有名有姓有籍貫，但據其名而觀，應是佛山人。

這十六部著作，有三部涉及洪文定：

- (一) 洪文定飛探白鶴山
 - (二) 洪文定七戰五蠻酋
 - (三) 洪文定三奪明珠劍
- 洪文定者，據稱是洪熙官之子。其實，洪文定這人乃我是山人杜撰，正如倪匡創作之陳真，愈傳愈烈，反成真有其人了。我是山人與禪山人乃同期人，「洪文定」的由來，禪山人當然知道。

年前，我在嶺南大學曾作一演



舊書新淘，尤其是禪山人的作品，難尋。作者提供

講：《少林寺上的山人》，其意非說少林寺內有什麼「山人」高手，而是說當代香港專撰寫少林故事者，有六位以「山人」作筆名的，即我是山人陳勁，念佛山人許凱如，是佛人鄧羽公，同是佛山人又有筆名崆峒的楊大名，最後一個就是禪山人。五山人所寫的少林故事，各有風致，但應以我是山人文筆較佳，想像力較豐富。

禪山人在《胡亞彪大鬧武當山》中說，胡亞彪與洪文定聯手，誅殺了死敵峨嵋派的白眉道人，「此事已在《洪熙官大鬧峨嵋山》中已詳為記載，不足再道！」看他的語氣，彷彿我是山人的《洪熙官大鬧峨嵋山》為他所寫，致引人推論，禪山人即我是山人，禪山人是我山人另一筆名。

這「推測」應該不對，因從文氣來看，禪山人那手文白夾雜，與我是山人的三及第，應不類同。不過，我是山人亦熟文白夾雜，以此來寫「禪山人」亦不出奇。待攷。

且看《獨劍入虎穴》這一段，全是文言+白話文之作：

「片刻雷金引各人返回家中，白泰官見雷金所居，果然相當寬大，看其陳設，亦料到雷金家庭之寬裕矣，雷金即叫家人，紛紛獻茶，微笑對馬飛曰：『馬老兄，我同你如兄弟一般，有何事不防（妨）直說好了！』」

環顧一九四零、五零年代的小說，大都捧少林為武術正宗，少林為「反清復明」的英雄好漢，鮮有作者將少林作為邪魔外道看待，五山人如是，另一作者朱愚齋亦如是。不過，這些技擊小說，大都借少林和群豪的「殼」，各自演說、敷陳新的故事，我是山人寫的洪熙官，崆峒寫的洪熙官，當然有所不同。對了，禪山人有部《洪熙官秘傳》十八冊，可惜未得目睹，未知他借「洪熙官」這個「殼」，寫出什麼故事來。

這都是「借殼小說」！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集體回憶：飛仔、油脂仔、崩仔、迷你裙

「飛仔」、「油脂仔」、「崩仔」、「迷你裙」於上世紀50至80年代乃被視為一種既「破格」且「反叛」的象徵。



活躍於上世紀50年代的馬龍白蘭度(Marlon Brando)、占士甸(James Byron Dean)和「貓王」皮禮士利(Elvis Presley)在影片和日常生活中蓄了一個很特別的髮式——額頂上有一團頭髮伸出，活像飛機的頭部。香港人戲稱這種髮式做「飛機頭」。當年全球的年輕人除對這種髮式趨之若鶩外，連帶被視為「飛機頭」先驅的占士甸在影片中的不羈行為也被刻意模仿，對年輕一代造成極不良的影響。

據聞當年有電影從業員來個順水推舟，叫這類蓄「飛機頭」的不良青年做「飛仔」、「阿飛」或「飛型青年」。對於那些喜與「飛仔」為伍的女孩，人們就會叫她們做「飛女」。如此看來，這就是為何1957年在香港上映的一套由占士甸擔綱主演，探求青少年犯罪問題的美國電影「Rebel Without a Cause」的中文譯名叫《阿飛正傳》了。當年，台灣和中國大陸對該影片分別譯作《養子不教誰之過》和《無因的反叛》；在切合內容方面，對比香港的譯名，可說大為失色。

不同年代，「不良青年」有着不同代號——上世紀60年代，叫「飛仔」、「飛女」；上世紀70年代末叫「油脂仔」、「油脂妹」；上世紀80年代初叫「崩仔」、「崩女」；千禧年起的叫「MK仔」、「MK妹」。無論是哪個年代、哪個稱號，這類年輕人均不離標新立異、連群結黨、離經叛道、玩世不恭、不務正業、頹廢沉淪的特性。他們實質打破了傳統框框，且在某种程度上給時代注入了另類動力。

舊時有人形容鄉下人「一腳牛屎」(未見過世面)，於是有人叫在鄉間或從鄉間出城充「阿飛」的做「牛屎飛」。「阿飛」大部分來自草根階層，因而周時「仙都唔仙」(缺錢)，人們叫這類沒錢使的「阿飛」做「寒錢」；「寒」者，「寒寒」也。

在性質上，「油脂仔」、「油脂妹」與早一代

的「飛仔」、「飛女」差不多，只是在裝扮上依據1978年在香港上映的一套西片「油脂(Grease)」中的造型而已。《羊城晚報》於1982年5月25日對「油脂仔」、「油脂妹」下了定義——油腔滑調(言行浮誇、不切實際)的早熟青年。



「崩仔」的「崩」(朋4-1)來自「Punk」的音譯。用「崩」作譯名最適合不過，因「崩」有「崩壞」，即傳統禮教遭到極大破壞的意思。「崩仔」和「崩女」最「吸睛」(搶眼，eye-catching的直譯)的地方莫過於那頭「雞冠式」怒髮。由於扮相頗極端和前衛，崇尚個人主義的「崩文化」當時在香港不算流行。

「MK仔」、「MK女」指那些打扮有點不倫不類，經常在旺角(Mong Kok)流連的年輕男女，當中有一部分可能有黑社會背景。

一直被視為開放的西方國家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對女性的服飾仍持保守態度。特色為緊身和超短的「迷你裙」(Mini skirt)的出現引起社會上廣泛的議論，以及衛道之士口誅筆伐。然而，這種裙式沒被打倒，反而間接推動了女性爭取權益的步伐。

- 「飛機頭」中的「頭」的口語讀音是「頭4-2」。
 - 此「孤寒」解身家寒微、貧窮無依，與廣東人解客語的「孤寒」有別。
 - 「迷你」是「Mini」的音譯，譯法貼切，因該款裙式可能會「迷」到「你」。「迷你」一詞後被廣泛使用來形容體積細小的東西。
- 【專欄簡體版】https://le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

詩語背後

江鄰

雲上貴州

都指向同一方向：貴州人地處偏僻，孤陋寡聞，自以為是。

有人為此打抱不平。據說，夜郎自大的故事，本來是夜郎國官員想了解漢朝使者的級別有多大，以便做好接待安排。黔驢技窮的驢，則根本不是貴州的，是「好事者船載以入」。根據故事，恰恰是勇猛的貴州虎幹掉了虛張聲勢的外地驢。這個解釋聽起來很有道理，只是多數人想必都不會較真，成語該用的時候照用。可見，三人成虎，掌握話語權是很重要的。

不管成語故事的真相如何，貴州自古以來都是山高皇帝遠的地方，當是無疑的。唐人張文昌詩稱「江南惡溪路，山繞夜郎城」，李白更是感嘆「我愁遠謫夜郎去，何日金雞放赦還」。有了這些成語，詩句墊底，加上「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尺平，人無三分銀」的民諺烘托，沒到過貴州的人，對貴州的印象是比較負面的。雖不如古語形容的那麼極端，大抵也離不了偏僻落後之類。

時人說起貴州，談資亦顯單調，無非是茅台的酒，遵義的樓，黃果樹的瀑布天天流。國外知道貴州的，估計更少。曾聽一位副省長調侃，說他每次出國，給外國人介紹情況時，都要先拿出地圖幫他們找到貴州的位置。

偏偏就是在這樣一個落後之地，近些年卻走在了時代前列。大數據搞得風生水起，數博會遠近聞名。當然，以前與人談起這個事，不乏半信半疑，多少還有些不以為然。直到此次

雲上貴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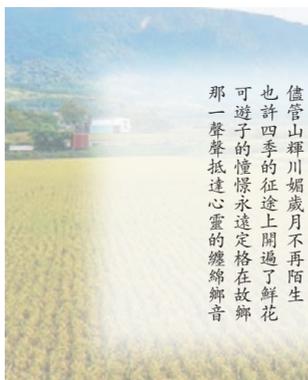
借得東風到貴陽 盡收數據入行囊 萬車聯網九州小 一釀飛天百域香 猶記初心從道義 何需悟道向龍場 截擊取直開新路 漫步雲端笑夜郎

11月16日，發生了兩件與貴州相關的事兒，對我觸動很大。

這天，貴州茅台的股價首次站上每股700元，總市值超過9,000億元。僅茅台「飛天」商標，就價值數十億元。誰會想到，一家單純做酒的國有企業，在落後的西部地區，而且是在嚴控公款消費的今天，能做到這樣的規模！走遍世界，無論國有民有，還能找到第二家這樣的釀酒企業嗎？

另一件事兒，就是隨同香港IT界「大數據交流團」訪問貴州。從16日開始，兩天的行程安排得很緊湊，聽取官員介紹情況，與業界座談交流，參觀大數據中心，考察互聯網企業等。所見所聞，每每出人意料。特別是幾家互聯網企業展現出來的嶄新經營模式和巨大發展潛力，一改我過去對貴州的印象，而且從根本上顛覆了「有形之物才是財富」的過時觀念。

貴州位於中國西南部，簡稱「黔」，古夜郎國之所在。關於這片土地，有兩個成語流傳甚廣，一個是「夜郎自大」，一個是「黔驢技窮」。兩個成語



儘管山輝川媚歲月不再陌生 也許四季的征途上開過了鮮花 那一聲聲抵達心靈的纏綿鄉音 漁舟唱晚的水域飄過白帆煙綠 挺拔的農家樓宇沐浴在霞彩中 莫莫炊煙纏繞着沁人的溫馨 照樣的集市顫動着迷人的韻律 遠方的遊子獨對着這醇醉的暢想

故鄉 稼禾在夕陽的孵化中 濡濕了原野斑斕的風景 百靈鳥歌着故鄉的落日 點亮萬戶千家繽紛的燈盞 暮色裡的江南大氣磅礴 翠綠的松竹依山綿延 浩瀚的太湖朦朧成雲煙霧靄 漁舟唱晚的水域飄過白帆煙綠 挺拔的農家樓宇沐浴在霞彩中 莫莫炊煙纏繞着沁人的溫馨 照樣的集市顫動着迷人的韻律 遠方的遊子獨對着這醇醉的暢想

詩詞偶拾 俞慧軍